

茅盾文選

耀如選編

海寧書局出版

社印行

812
447
812
447
5

茅
盾
文
選

耀
如
編

青春出版社印行

茅盾文選目錄

耀如編

小說

詩與散文

創造

陀螺

右第二章

石碣

神的滅亡

疊

騷動

一

二三

六大

九六

一三一

一三九

一五五

一八四

1 —

散文及其他

談迷信之類·····	二二五
文學家可爲而不可爲·····	二二九
一個文學青年的夢·····	二三三
新，老？·····	二三八
論「入迷」·····	二四一
力的表現·····	二四四
「媒婆」與「處女」·····	二四五
直譯·順譯·歪譯·····	二四九
關於小品文·····	二五四
「現代化」的話·····	二五五
速寫·····	二六四

灰色人生	二七一
鄉村雜景	二七六
叩門	二八二
賣豆腐的哨子	二八六
霧	二八七
虹	二八九
紅葉	二九一
速寫一	二九四
速寫二	二九六

詩與散文

一

青年丙再向桌上的鮮花睇了一眼，嘴邊浮出個滿意的微笑，繼續在房中躡着。他的眼光注在自己的脚尖，跟住那黃皮靴的狹長的亮頭忽起忽落。他彷彿看見靴尖的每一翹送，便飄起了一朵彩霞，一朵粉紅色的鮮花，正是表妹送來的現在擺在書桌上的那樣的鮮花。

他忍不住又醉醺醺地微笑了，因為他看見脚尖上飄浮出來的花朵現在也幻出迷人的笑靨來，他立刻辨認得這可愛的笑靨就是佔據了他的全心靈的表妹的容貌。佔據了他的全心靈？『全』——心靈麼？青年丙此時是毫無愧怍地自信着。當兩星期前初次遇見表妹的時候，他便在心裏對自己說：『到底來了，一個抓得住我的心靈的女子！』那時，他像煩渴到眼中冒火星的人驟然暢飲了清泉，像溺水

的人抓得了一塊木板。『靈魂洗了個澡！』他用這句話來形容自己心鏡上的甜美清快。而冰雪聰明的表妹也似乎早已窺見他的隱衷；所以今天送來鮮花的時候，她那微風振幽簾似的可愛的聲音對他說：

『丙哥，你喜歡這些白玫瑰麼？希望你只看見潔白芬芳的花朵，莫想起花柄上的尖利的刺罷！人生的路上，有潔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愛愛人的人兒會忘記了有刺，只想着有花！』

那時他的眼睛也溼了，他的心裏膨脹着銘感，他的喉頭被快樂擠滿，竟說不出一句話。如果不是這樣端麗溫柔的表妹，他一定要直前擁抱了，用無數的親吻來代替回答；然而在天女樣的表妹跟前，他只能噙着眼淚遙送感謝的熱忱，他時時覺得在表妹前他便變成了高尚聖潔些，似乎他的隱秘的罪愆也減輕了壓迫了。這剎那的閃電似的回憶，使他止步在書桌前；他惘然低下頭去在那束白玫瑰上輕輕地印了一個吻，然後轉身對一面大衣鏡看着。

在鏡子裏對他展笑的，是一個修短合度，丰韻瀟灑的少年；一對不大不小的

眼睛，凝睇時盪漾出幽波，瞬動時燃熾着情熱；玲瓏的口輔，便是不語的時候也像有溫柔絮語在低低傾訴。

青年丙忍不住獨自笑出聲來。像他這樣的俊偉的人物該算是不辱沒了表妹罷？並且亦惟有像他這樣的人物纔能懂得什麼是女性的精神美罷？他自己真難自信會有一時竟會顛倒於一個徒有肉體的女子！他想來那該是一個夢。清醒的他是不會那樣膚劣卑污的罷！

突然他看見鏡子裏的他的身後探出個人頭來了。黑而多的頭髮，長的眉毛和長的眼睛，眉目之間的紅暈，半開的笑口，都像電流似的通過他全身，使他震了一下。他本能地退後一步，同時心裏說：『自然只是幻覺而已。難道會是真的她又來了麼？』然而鏡子裏的人頭亦引前一步，半嗔半怨的目光從鏡子裏射定了他。這宛如一道烈火，燒燬了他的空想的網，又引燃了他的憤怒。他霍地轉過身來，便和一位身材苗條的婦人面對面了；他皺了眉，睜大了眼睛，似乎是氣得說不出話來。

『我知道你的心已經變了，我知道你十分討厭我——十分，正好像你從前的十分愛我；可是我不肯放鬆你。你們那些新名詞，我全不懂；我沒有學問，沒有思想，沒有你們那些新的思想，我是被你們所謂紳士教育弄壞了的人，可是我知道有我自己。如果我不樂意，從前你休想近我的身體；如果我還是樂意你，現在你也休想一脚踢開我，我不能讓你睡在別個女人的懷裏！』

這是從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裏吐出來的尖針似的話語。青年丙禁不住心頭發抖。他的挑釁的眼光現在萎縮了，偷偷地從長眉毛間滑下去，輕過了雖囁猶媚的小口，彎彎的下頰，半袒露的白緞子似的胸頸，終於停留在薄紗衫下輕輕地跳動的一對小阜的尖頂。於是有別一滋味的顫抖驀地兜上了心頭。

『哎，何必多說這些廢話呢？』

青年丙希求和解似的說，同時在心裏打了個寒噤。他自恨這一次又被抓住了

。他無論如何掙不脫身。他近來纔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即使是已經澈骨地恨着眼前這個迷人的女子，卻沒有能力抵禦她的魅惑。在背後時，他幾次決意要丟開她，甚至不惜演悲劇；但是一見了面，他就只剩得『但願她莫再來惹我』的苟安而惶恐的心情了。再經過幾分鐘，他又將無助地倒在她脚下，像一個可憐的俘虜。他現在唯一的道路是不看見她，又有個渺茫的希望則是想從表妹那裏得些力量；『該是表妹的聖潔的靈魂來將我拔出這可怖的煩惱罷？』他常常這麼想。

『廢話，我想來我應該多使用我的舌頭纔好呢。可是不許你多說話！我不是空話喂得飽的。我要實實在在的事兒！就是你第一次要求我的時候所說的實實在在的事兒。』

這尖媚的聲浪打斷了青年丙的悵惘的思索。女子一面說，一面微微笑着，用左手攬住了青年丙的肩胛，隨即伸過猩紅的小口去，在他頰上啄了幾下。

大衣鏡映出這一對偎倚着的人兒的面容是：男子臉上有『沒奈何』的神氣，女子嘴角浮着勝利的微笑。

『怎麼你總是這幾句話？』丙軟弱地企圖抗議了。『桂，這些話從你的嘴裏說出來，多少總有點不相宜罷？』他慢慢地撫弄桂的頭髮，接下去說，『你怨我變了心，你怨我沒有從前那樣的待你親熱，你甚至說我已經十分討厭你；桂，你這些猜測究竟對不對，我不願意多分辯，但是桂，你也得自己知道你近來確已變了，大大的變了。你是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現實化，一天一天的粗淺化，哎，桂，你是太快地進了平凡醜惡的散文時代了。』

回答是長聲的蕩人心魂的冷笑。

『男女間的關係應該是「詩樣」的「詩意」的；永久是空靈，神秘，合乎旋律，無傷風雅。這種細膩纏綿，詩樣的感情，本來是女性的特有品。可是桂，不知你怎地喪失了這些美點了：你說你要「實實在在的事兒」你這句話，把你自己的裝扮成十足的現實，醜惡，散文一樣；——用正面字眼來說，就是淫蕩……』

『丙的議論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小小的清脆的『拍』的一聲，報告桂的肥手掌正落在丙的嘴巴上，而且乘勢握着那兩片紅脣，不讓牠們再鼓動了。丙似乎突然

一驚，但隨即坦然自若地把眼光斜到右邊，看一下書桌上的玫瑰花；他心裏盼望有一場惡鬧——一場可使他們倆不能再晤見不好意思再晤見的惡鬧，同時却亦未始不感得溫軟的胸脯的慰貼又是難以割捨，徘徊在這矛盾的情緒間，他不敢正視桂，只偷偷地向大衣鏡瞥了一眼。然而大衣鏡中映出來桂的面容，並沒有生氣；她反而得意地笑着，更緊緊地抱住了丙。她很嫵媚然而又威嚴地說：

『不許你再開口了！爲的你太會說謊。』

『什麼謊？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認你近來自己的變相！』

「你說的什麼變相，我不承認。我只知道心裏要什麼，口裏就說什麼。你呢，嘴裏歌頌什麼詩樣的男女關係，什麼空靈，什麼神祕，什麼精神的愛，然而實際上你見了肉就醉，你顛狂於肉體，你喘息垂涎，像一條狗！我還記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樣，你曾經怎樣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你的斯文，清高，優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沒有膽量顯露你的本來面目，你還想教訓我，你真不怕羞！」

又意外地笑了幾聲，桂突然將丙推在近旁的沙發上，自己就跨坐在他膝頭。她的眉梢泛起了兩片紅暈，她的眼睛有些潮溼。這在平時的往往會引起丙的興奮，但現在則桂的一番話似乎很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身受着這樣肉感的女性的愛撫，並不覺得愉快，反像是被侮辱了似的。他很想發作一下，然而沒有足夠的勇氣；他只好委屈地忍受。

這種神情，自然躲不過桂的銳眼；她勝利地笑了起來，又輕聲說：

『你們男子，把嬌羞，幽媚，柔媚，諸如此類一派的話，奉承了女子，說這是婦人的美德，然而實在這是你們用的香餌；我們女子，天生的弱點是喜歡恭維，不知不覺吞了你們的香餌，便甘心受你們的宰割。在學校的時候，老師們也教導我們要知道嬌羞，幽媚，柔媚，我崇拜這三座偶像，少說也有十年，直到兩個月前纔被你打破了！你……』

『我？我打破了你的？』

青年丙急口插進來分辯。他真心確信並沒做過這樣的事。桂俯下頭去在丙的

嘴唇上輕輕地咬了一口，同時長眉毛一挺，格格地豔笑着說：

『還不是你麼？如果我那時不破那三座偶像，我，一個體面人家的寡媳，怎麼會倒在你——一個寄住在家裏的少年的懷抱呀？你，聰明的人兒，引誘我的時候，惟恐我不淫蕩，惟恐我怕羞，惟恐我有一些你們男子所稱為婦人的美德；但是你，既然厭倦了我的時候，你又惟恐我不怕羞，不幽嫺柔媚，惟恐我纏住了你不放手，你，剛才竟說我是淫蕩了！不差，淫蕩，我也承認，我也毫沒羞怯；這都是你教給我的！你教我知道青春快樂的權利是神聖的，我已經遵從了你的教訓；這已成為我的新偶像。在這新偶像還沒破壞以前，我一定纏住了你，我永不放手！』

更沒有回答了。和她的宣言一致，桂現在是取了更熱烈的旋風似的動作，使青年丙完全軟化，完全屈伏。

黑暗漸漸從房子的四角爬出來，大衣鏡却還明晃晃地蹲着，照出桂的酡紅的雙頰耀着勝利之光，也照出丙的力疾喘氣的微現蒼白的嘴角。

三

電燈亮時，青年丙頹然躺在牀上，光着眼看帳頂。苗條身材的女子已經去了，然而書桌角上，和玫瑰花並排地，還留有一方淺綠色的印花手帕，很驕蹇地躺在那裏，似乎就是女主人的代表，又像是監視青年丙的坐探。

多色的輕煙和飄浮無定的金星，尙掛在青年丙眼前，像東洋式的烟火。他覺得身下的床架還是在漸漸地漸漸地向上浮；他又覺得軟癱無力的四肢還是沈浸在一種所謂暈眩的奇趣裏。同時也有個半自覺的意念在他的甜醉的腦膜上掠過：比從前何如？近來他每次和桂有了沾染時，總忍不住要發生這個感想——妥當些說，是追問。他在暈眩的奇趣中也常常半意識地這樣自問。然而每次都使他出驚的，是永不會有過否定的消極的答案。他委實找不出理由來說今不如故；他不能不承認每次的經驗都和第一度同樣地甜美，同樣地使他酥軟，使他沈醉。所不同者，第一度時還有些新鮮的驚喜的探險的意味，因而增加了說不明白的神秘的美感

。這在第二度時已經褪落至於幾乎沒有，現在則自然完全消失了。每次追想到這一點，他總不免有些惆悵；他稱這第一度爲『靈之顫動』，稱以後的爲『肉的享宴。』

『再給我一次靈之顫動罷，——如果能夠再有那樣一次，夠多麼好！』

這樣的話，青年丙也會對桂說過。現在他已經企圖要在表妹處覓取所謂『靈之顫動』了，但是間或想起了桂不無歉然的時候，他仍舊自以爲假使桂能夠給他『靈之顫動』像第一度那樣，或者他未必『多此一舉』，再舍近而求遠罷。

青年丙的眼光落在書桌角的玫瑰花上；一陣惶恐的情緒驀地兜上心來了。玫瑰的蓓蕾好像就是表妹的笑靨；而花柄上的刺，也彷彿就是表妹笑中的譏訕。他趕快轉過臉去，暗暗噙了口氣。『我的行爲是不道德的麼？』他忍不住自問。他的在此等時的第一念大都是屬於桂，他覺得既然已經全心靈愛着表妹，就不應該再和桂有往來；仍舊接受桂，便是欺騙了桂。『以前的事，自可不論；但現在還和她沾染，至少是太欺負了她罷？』青年丙十分真誠地懺悔。此時他不但沒有憎

恨桂的意思，反倒可憐她了；他痛罵自己是墮落到極頂的懦夫，他承認自己的態度是兩面欺騙。

他自暴自棄似地翻過身去，把臉孔對着牆壁。他的心頭像是壓着一塊鉛；他的眼眶有些紅了。他痛苦地承認，像他這樣的人，果然不配愛表妹，也不配被桂所愛。他認識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沒有向善的決心，也沒有作惡的勇氣。他直覺到自己將來的不可避免的失敗；他恍惚看見表妹冷冷地掉頭自去，他又看見桂怒容戟指向着他。

青年丙瞿然一跳，兩眼睜得大大地，什麼幻象都沒有了。他慢慢地用手背來拭去了額上的幾滴冷汗，較為鎮靜地反省着。暫時怔了半晌，空蕩蕩地毫無感念，然後他抬起了愁思的端緒。他從桂的『怒容戟指』想到了桂近來的情意以及他自己對於桂的態度。他在心裏分辨說：『從前愛她，現在不愛她，這在道德上成問題麼？說是現在既不愛她，就不應該再和她有沾染麼？不錯！然而她自己要來苦苦地纏住我，又有什麼辦法？說我擁抱她的時候卻在想念別人，便是欺騙的行